

一溪明月 / 著

YI XI MING YUE
WORK

麝炷香犹在，
宸醒影萧萧。

是了断情劫，
还是重续姻缘？

嫡女风华

DI
NÜ
FENG
HUA



彼时，他辜负了她，
却为她舍弃江山，换她性命。

此时，他情深如斯，
愿为她负尽天下，博她倾心。

纠缠的桃花劫是否能成就绵延的一世情？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嫡女风华

DI
NÜ
FENG
HUA

一溪明月 /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嫡女风华 / 一溪明月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5.6
ISBN 978-7-229-09606-9

I. ①嫡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1466号

嫡女风华

DINÜ FENGHUA

一溪明月 著

出版人：罗小卫

责任编辑：王 淋

责任校对：郑小石

装帧设计：九一设计

封面插图：@ 曾想乃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：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：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：40.5 字数：890千

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606-9

定价：5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15206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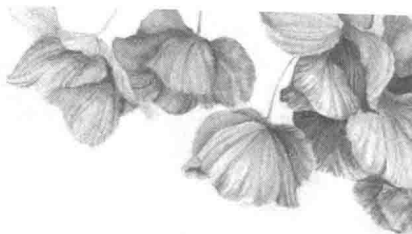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CONTENTS



19	七夕河灯	/1
20	二爷回府	/20
21	剖腹取子	/38
22	阴沟翻船	/56
23	金蕊盛宴	/77
24	未婚有孕	/94
25	好戏连台	/111
26	计设连环	/130
27	情难自禁	/150
28	美人心计	/170
29	五彩凤袂	/188
30	杖打杜荳	/207
31	倾家荡产	/226
32	蝗虫来袭	/243
33	共同灭蝗	/262
34	胭脂名马	/279
35	殿前退婚	/294
	起	/310
	承	/314
	转	/321



19 七夕河灯

“不能打！”紫苏赶紧死死抱着她的手臂，“他是小姐的未婚夫，平昌侯府的小侯爷！”

“未婚夫是什么？”初七一脸好奇。

“就是小姐未来的夫婿。”紫苏快速而低声地解释，怕她不懂夫婿是何意，鸡婆地又加了一句，“夫婿，就是相公。”

初七很奇怪：“相公就相公，干吗要说未来的？”

“因为小姐还没成亲，所以他现在还不是小姐的夫婿！应该是未婚夫！”紫苏气急败坏。

“那他到底是不是小姐的相公？”初七给她绕糊涂了。

紫苏无语望天。

夏风眼中闪过疑惑：“她是新来的……护卫？”

“初七她……这里有点，嘿嘿，”紫苏伸出一根手指，指了指脑袋，挤了个尴尬的笑容，“小侯爷，您多包涵。”

“夏风。”沉而冷的男声，微带几分诧异，“缘何立在门口，在等谁？”

杜蘅的眸色变了变，立刻恢复如常。

初七煞白了脸，条件反射地趴在桌上，护住所有碗盘：“不准动，全是我的！”

夏风嘴角一抽，忍不住想笑。

南宫宸走过来，见到这诡异的一幕，诧异至极：“这是在做什么？”

紫苏低着头，不敢搭腔。

夏风正要解释，初七忽地指着南宫宸，问：“他也是小姐的未婚夫？”

南宫宸惊讶至极，眉毛一挑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夏风很是尴尬，干笑两声：“嘿嘿，好巧，在这里遇到。”

正常来讲，这事就该水过无痕地揭过去了。

岂料初七的性子，却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，见没有人回答，有些不耐烦：“到底是不是？”

南宫宸似笑非笑，望向杜蘅。

杜蘅若无其事，看着初七：“这位是燕王，以后见了他，记得要叫王爷。”

没看到意料中的羞涩和窘迫，南宫宸微感失望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阿蘅新找的护卫。”夏风说到这，停下来看一眼杜蘅。

“初七。”杜蘅淡淡道。

夏风点点头，继续道：“初七的性格有点……不羁。”

“不是坏人？”初七却不管什么王爷不王爷，只关心会不会伤她。

杜蘅沉默。

紫苏勉强答了一句：“不是。”

初七立刻放下心来，注意力被桌上的菜肴吸引：“好饿，可以吃饭了吗？”

紫苏生恐她惹祸，忙不迭点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初七立刻坐下来，笑逐颜开，抓起一只鸡腿就啃：“好吃！”

杜蘅看着初七，忽然间好生羡慕。

她的眼里只有好人和坏人，人生简单得非黑即白，没有暧昧不明，没有灰色地带。

南宫宸上下打量着旁若无人，大快朵颐的初七，眉头不易察觉地蹙了蹙：“从哪找来的？”

杜蘅低头喝茶，佯装没有听到。

夏风再次把话题岔开：“王爷跟谁一起来的？”

南宫宸看一眼桌上简单的四菜一汤，嘴角微翘，嘲讽：“俸银不够花，跟我说一声！”

夏风不以为然，笑了笑：“我带雪儿来的，过来打声招呼。”

南宫宸微微一笑：“这间雅室不错，视线很好。”

夏风却不敢替杜蘅做主，遂向她望去，轻声道：“难得有缘相聚，一起吃顿饭？”

杜蘅侧身福了一礼：“王爷若喜欢这间雅室，我让给你便是。”

夏风的心情很矛盾，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又有些不是滋味，依旧维持着良好的风度：

“那，你慢用。”

转过身邀请南宫宸：“我的包间就在隔壁，街景一览无遗，王爷若有兴趣，不妨与我一起？”

南宫宸冷着脸，越过他径自进了雅室，大刺刺在椅上坐下：“二小姐对待恩人的方式，未免太过无情了些？”

“恩人？”夏风一怔，眼里升起狐疑。

杜蘅眼里升起愠怒，面上却含着微笑：“看来，王爷更喜欢这里。紫苏，我们走。”

初七从食物中抬起头来：“我还没吃饱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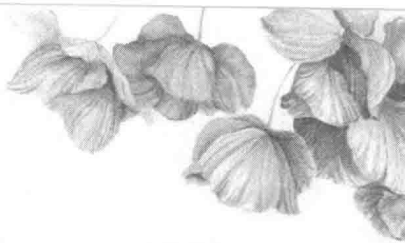
南宫宸怒极反笑，一掌击向桌面：“岂有此理！”

“砰”地一声，上好的楠木桌子，竟然生生被他拍碎。

哗啦，盘子掉了一地。

初七猝不及防，只来得及抢出一盘红烧狮子头，眼睁睁看着另几只盘子滑落，汤汁





溅了一地，愕然抬头：“做什么？”

南宫宸眸光一冷，叱道：“滚！”

“坏人，还我鸡腿！”初七大怒，抄起盘子朝他头上扣去。

“大胆！”陈泰大怒。

“放肆！”陈然大惊。

“不可！”夏风骇然。

三条人影，从三方冲了过来。

陈泰陈然直扑初七。

夏风抬手，弹出一枚铜钱，将盘子撞偏数寸，从南宫宸的头顶飞过，咣当一声飞出窗外，落入人群中，洒下一片肉雨，引来一片哗然。

初七随手抄起一把椅子，用力朝陈泰砸过去；纵身一跃，跳上窗台，双手攀着窗框，像猴子似的荡了起来，飞起一脚踢飞扑过来的陈然。

陈泰一拳击碎了椅子，然后再次扑上去，被倒飞而来的陈然砸个正着。

陈泰不敢趋避，只好抱住了他，被巨大的冲击力撞得连退数步，两个人搂抱着交叠摔在一起，只听得咣当，哗啦之声此起彼伏，桌椅板凳碎了一地！

初七从窗台上掠了过来，直扑冷眼旁观的南宫宸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：“你还不还？”

“放手！”南宫宸冷声道。

“不放！”初七怒目圆睁，声音大得盖过了楼下的喧闹，“除非你把鸡腿还我！”

南宫宸面黑如墨，冰冷的目光，像针一样扎在她的脸上，一字一顿：“我说，放手！”

初七恶狠狠地瞪回去，火气比他还大：“不放！”

“找死！”南宫宸杀机陡起，右手一抬握住了她的肩，立刻施以分筋错骨手。

“不见得！”初七嘴角一撇，肩膀忽地一沉，泥鳅似的滑出他的掌控。

“住手，快住手！”杜蘅心急如焚。

南宫宸抬眸看她一眼，一掌拍向初七的后背，叱道：“去！”

初七便如断线的纸鸢猛地向窗外飞去。

“初七！”杜蘅惊呼。

却见初七半空中一个奇怪的扭转，身子倏地穿了回来，南宫宸只觉颈间一凉，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，已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！

这一下兔起鹘落，变故迭起，众人惊得目瞪口呆。

杜蘅生怕初七愤怒中真的杀了他，喝道：“初七，不可无礼！”

南宫宸诧异地抬眸望她一眼，满心愤怒中莫名地生出一丝愉悦。

初七委屈地红了眼眶：“他打翻了我的鸡腿！”

谁也没料到，这么紧张的时刻，她竟会冒出这么一句！

场面十分诡异，然而南宫宸命悬一线，没有人敢笑！

“他不是故意的，”杜蘅说着，朝南宫宸使了个眼色，“而且，他已经知道错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初七半信半疑。

南宫宸双手环胸，双腿优雅地交叠：“一起吃饭？”

杜蘅有些着急，更多的却是生气，狠狠剜他一眼：“先把剑移开，杀人是犯法的，要坐牢！”

初七满不在乎：“师兄会救我！”

“你师兄是谁？”夏风乘机套话。

初七鄙视地白他一眼：“就是师兄咯，你真笨！”

夏风被她噎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三哥，”轻柔的女声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娇俏里含着一点点媚，“原来你在这里，叫我好找！”

夏雪的来临，如静夜里升起一轮明月，光华瞬间照亮了整座酒楼。

一时间，所有食客的目光都吸引过来。

紫苏忍不住用眼角余光，偷觑南宫宸的表情。

“雪儿来了？”夏风松一口气，乘机转了话题，“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三哥的好友，南宫宸。”

“雪儿给王爷请安。”夏雪终于得偿所愿，不禁又惊又喜，不敢往他的方向望去，眼波流转之间，面上浮起一抹淡淡的红霞，敛衽盈盈一拜。

美人含羞，说不尽的万种风情，潋滟千里。

饶是夏风身为兄长，亦不禁呆了一呆。

“不必多礼。”南宫宸很随意地拍了拍手，浑然不介意颈间还架着一柄长剑，威仪不失，尊贵尽显。

不过，自夏雪进门后，初七的注意力已明显转移了，长剑一指，脱口道：“坏人！”

夏雪正芳心鹿撞，猛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不觉一怔。抬头一看，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直指着她眉心，不禁花容失色：“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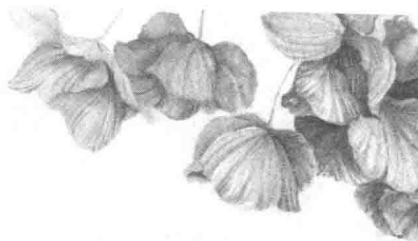
“雪儿不必害怕。”夏风本能地将她挡在身后，温言安抚，“她是阿蘅的护卫，天真直率了一点，却没恶意。”

“阿蘅？”夏雪狐疑地转头。

“这位，”夏风俊颜微微一红，略有些不自在和紧张，“就是你杜伯父的掌珠，杜蘅。”犹豫一下，加了一句，“你的，准三嫂。”

夏雪望向杜蘅的目光，不自觉地加了几分探究和好奇：“二小姐。”





杜蘅波澜不兴，淡淡点了点头：“幸会。”

这让夏雪很是不忿：“三哥，二小姐抢了我的河灯！”

她生得美艳，声音又天生带着媚态，即便是挑衅的话，从她嘴里说出来亦变成了小女生的俏皮，无人察觉异样。

常安甚至还很有同感地频频点头。

他早看出来了，二小姐似乎对小侯爷漠不关心，一点身为别人未婚妻的自觉都没有。当着小侯爷的面，跟燕王眉来眼去，实在欺人太甚！

夏风伸手，轻捏她的鼻尖，呵叱：“胡说！阿蘅怎会抢你东西？定是你不讲理。”语气宠爱多过苛责。

夏雪一跺脚：“不管，你得赔我！”

“好好好，”夏风无奈地道，“一会儿下去，给你买。”

“不成！”夏雪盯着初七身上的老虎灯，“我就要那只小老虎！”

“我的！”初七立刻如临大敌，两眼瞪得像铜铃。

夏风一脸为难：“干吗非要这盏？一会儿给你买十盏别的，成不成？”

“呸！我要那么多河灯做什么？”

“那你要怎样？”夏风拿她没辙。

夏雪转嗔为喜，抱着他的臂摇晃，眼睛却望着南宫宸，半是撒娇半是请求：“我要三哥陪我去放河灯。”

南宫宸自幼在深宫中长大，这种伎俩自是不陌生，面上含着得体的微笑，眼睛却望着杜蘅。

“好好好，”夏风一边说，一边偷看杜蘅，“待会儿一起去放河灯，好不好？”

杜蘅但笑不语，似乎是羡慕他们兄妹情深，又似乎夏雪怎么样都与她无关。

但在垂下的大袖里，她十根手指攥成拳，紧得几乎滴出水来。

她怎会不知道呢？

夏雪的美貌，夏雪的娇气，让她成为夏家的中心，全家人都围绕着她转，是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。

前一世，她就是凭着这些武器，轻易地虏获了南宫宸的心，轻飘飘几句撒娇的话，就将她打入人间地狱，痛得死去活来……

南宫宸将她脸上细微的表情收入眼底，心道：原来她不是不在乎夏风，只是掩饰得太多。

紫苏下意识地靠近杜蘅，给予她无声的支持。

杜蘅回以笃定的微笑。

夏风见她没有反对，心中雀跃，眼里满是柔情：“阿蘅……”

初七等得很不耐烦，打断他：“到底要不要吃饭？”

夏雪眼里闪过一丝轻蔑，嘴里却道：“这里太吵，饭菜也没什么新意。不如，咱们到画舫上去，边游河边吃，那才惬意呢！”

杜蘅歉然道：“出门时没有知会父亲，不好回得太晚。”

夏雪暗含喜悦：“这样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”转过身，拉了夏风的手：“三哥，我们走。”

夏风不死心：“一会儿我送你回家，嗯？”

杜蘅笑了笑，摇头：“下次吧。”

“今天七夕，”夏风眼里闪过失望，脸上的笑意有些涩，“若知道你与我一起，伯父当不至怪责于你。”

“哎呀，三哥，”夏雪嗔道，“人家不愿意，你又何必强人所难？”

夏风自嘲一笑：“那好，我送你。”

杜蘅婉言谢绝：“马车就在街尾，走过去不过盏茶时分。”

夏雪巴不得与南宫宸独处，忽然间热情无比：“怎能让三嫂独自夜行？三哥，还不快去！”

杜蘅嘴角微微一翘，眼中闪过一丝嘲讽，随即垂眸掩去。

她这一变化细微且迅速，旁人未及捕捉便已消失，却已尽收南宫宸眼底。

稍早之前，他还以为她对夏风有情，只碍于礼教，以及天生内敛，才会表现得云淡风轻。

可现在看来，她似乎真的对他避之唯恐不及，并不像其他女人，口是心非，玩欲迎还拒的小把戏。

忽然间，他很想知道——什么样的男人，才能走进她的世界，让她心生爱慕？

好吧，不管她在玩什么把戏，他承认，她已成功挑起了他的好奇心兼征服欲。

“既然你坚持，”杜蘅微微一笑，“那我只好却之不恭了。不过，只送到马车那就行了。”

夏风黯淡的眸光突然一亮：“好，我送你上马车。”

“三哥。”夏雪又是吃惊，又是不忿。

“王爷，”夏风已顾不到她的情绪，满怀兴奋地道，“烦你照顾下雪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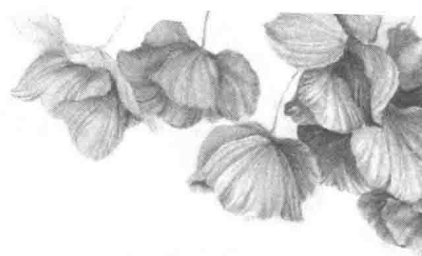
南宫宸含笑调侃：“想撇开我们，跟二小姐单独相处，这可有点不太厚道哦？”

夏风被当面拆穿心事，面上一热，含笑看一眼杜蘅，索性大方承认：“我倒是想，可惜不放心把雪儿交给你。”

南宫宸似笑非笑，睨一眼夏雪：“怎么，怕我把你如花似玉的妹妹给吃了？”

夏雪娇羞无限，扭着腰道：“好好的，怎么拿我说起嘴来？讨厌！”





杜蘅面无表情，转身朝楼下走去。

夏风紧走几步，与她并肩，将她护在身旁，以免人多发生碰撞。

一行人出了酒楼，顺着街道往回走。

“不吃饭了？”初七很是奇怪。

“咱们买河灯去。”紫苏忙哄她。

“好啊，好啊！”初七信以为真，“我还想要那只小银狼，刚才没来得及说……”

夏风满脸懊恼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害你连饭都没吃。”

杜蘅淡淡道：“我不饿，是初七想吃。”

夏风本想提议到船上用些点心，听了这话倒不知如何接茬了。

街上游人如织，两人的交谈淹没在各种喧闹声中，却逃不过南宫宸的耳朵。

见夏风连连碰壁，心情突然好得无以复加，竟连那些嘈杂的叫卖声，也觉得格外动听。

他含笑四顾，怡然而乐：“有美同游，滋味果然不同。”

夏雪雪颈绯红，一双美眸更是含着带涩，眼波流转，顷刻间引得无数人心肝乱颤。

“你骗人，没有河灯了！”初七一声吼，顿时大煞风景！

“今天人多，已经卖光了吧！”紫苏颇为遗憾。

那家的灯谜，可不是一般的难猜，价格也有些小贵，哪有这么容易卖光？

杜蘅心中有数，冷冷看向夏雪。

只不过是没让她如愿买到那盏河灯，便迁怒于人，砸了人家饭碗，骄横可见一斑。

夏雪被她看得一阵心虚气闷，没好气地嚷：“看我做什么？”

杜蘅微微一笑，驻足停步：“我到了，多谢几位相送。”

夏风依依不舍，不觉脱口而出：“呀，这么快！”

“咻！”紫苏笑出声来，立刻察觉不妥，忙攥拳捂住嘴巴。

南宫宸戏谑道：“这么舍不得，如何忍到三年后？我看，不如干脆禀告了侯爷，早些娶回家得了！”

杜蘅俏脸一沉，当场就要发作。

夏风虽有此想法，看她表情却也知绝无可能，抢着道：“王爷休要取笑！我既答应了阿蘅，莫说三年，就是十年，也一定会信守承诺。”

紫苏生怕节外生枝，忙撩起了车帘：“小姐，上车吧。”

杜蘅一声不吭，搭了她的手踏上脚踏，弯了腰往马车上钻。

忽见石南大马金刀地坐在车里，冲她弯唇而笑。

她微微一怔，动作不停，继续钻进马车，淡定端坐。

石南咧唇，冲她竖了个大拇指。

杜蘅瞪他一眼，撇过头去。

紫苏紧接着跳上来，见了石南，来不及惊叫，已被石南拽了进来。车帘垂下来，隔断了所有视线，马车绝尘而去。

“好大的架子！”夏雪目瞪口呆，怒道，“一言不合，竟然拂袖而去！”

“是本王无礼在先，不怪她生气。”南宫宸淡淡道。

“玩笑都不能开了，她以为自己是誰？”

夏风怔怔地目送着马车驶离，渐渐消失在人海之中，再开口时神情冷淡：“她是您三嫂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！”夏雪大发娇嗔，“只要她一天没嫁三哥，我就不认！”

夏风却没再看她，快步朝码头而行：“不是说要游河？走吧。”

夏雪有心想赌气回家，又舍不得好不容易盼来的与南宫宸相处的时光，犹豫片刻，夏风已去得远了。

她又气又羞，一跺足，追了上去：“三哥，等等我呀。”

马车拐过弯，紫苏用力挣脱石南的禁锢，圆睁了双目骂道：“少爷，你自己不想活了，也别连累我家小姐！这是什么地方，竟敢胡来！”

石南笑嘻嘻地摊开手：“早知道二小姐有夏公子和燕王相陪，我才不会巴巴地来自讨没趣呢！”

紫苏怒道：“我们小姐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污我们小姐清白！”

石南望着杜蘅，意味深长一笑：“跟燕王没关系就算了，小侯爷却是二小姐明正言顺的未婚夫，这样说，未免太无情了吧？”

“有情也好，无情也罢，关你什么事？”紫苏没好气地呵叱。

石南脸上分明挂着看好戏的表情，嘴里却故作同情：“是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替小侯爷不值。可怜他一片痴心，恐怕终将要付诸流水……”

从头到尾，他的声线一直压得极低，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。

紫苏狐疑瞄他一眼：“你做什么鬼鬼祟祟？”

石南指了指外面的车夫，笑而不语。

杜蘅眼里闪过嘲讽，忽地提高了声音：“初七！”

“小姐！”初七箭一样射了过来。

石南阻止不及，索性掀开车帘跳下去，张开双臂，笑得一脸的春光灿烂：“初七，看看谁来了！”

紫苏还未回过神，就听初七“哎呀”一声大叫，一头扎进石南怀里，搂着他的脖子又叫又跳：“师兄，师兄，师兄……”

显然，这丫头已欢喜得不知如何表达了！

杜蘅目瞪口呆。



“别兜圈子！”

石南笑眯眯：“今天这种欢乐的日子，除了吃喝玩乐，还能干什么！”

杜蘅冷哼一声，掉头就走。

石南也不拦她，幽幽一叹：“看来，美食只能我一个人吃，好戏也只能留着自己看了。”

杜蘅霍然转身。

石南很笃定地看着她，漆黑的眸子闪闪发亮：“改主意了？”

杜蘅冷着脸，良久，冒出一句：“我不吃鱼！”

石南眼睛一亮：“你想吃什么？不是吹牛，我这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的，应有尽有，只要你说得出来……”

紫苏溜达了一圈，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：“除了鱼，什么都好。”

“哦。”石南很是失望。

河面上，一艘豪华的双层画舫与他们擦身而过。

南宫宸，夏风并肩立在甲板上，看万家灯火，群星闪耀。

南宫宸忽地轻咦一声，身形一僵。

“看到熟人了吗？”夏风不以为意，顺口取笑，“还是，被哪位美人勾了魂？”

南宫宸不答，目光穿过河面，落到一抹纤细的身影上。

几乎是一眼，他就认出来，那是杜蘅。

刚刚拒绝了他们的邀约，转眼却出现在别人的船上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他微微眯眼，眸光锐利，向暗处招了招手。

陈泰悄无声息地过来：“王爷。”

“去查一下，那艘船是谁家的？今晚船上有什么人。”南宫宸低声吩咐。

“是。”

“看到谁了，这么严肃？”夏风心生疑惑，顺着他的目光朝对面船上望过去，却见甲板上空空如也，舱门紧闭，连窗户上都悬着薄薄的窗纱。

只看到影影绰绰的人影在晃动，却瞧不真切。

南宫宸调开视线，淡淡道：“没什么，认错人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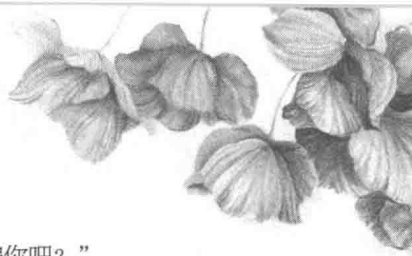
夏风也不揭穿，只默默记下了这艘船。

“三哥，”夏雪站在顶层甲板上，惬意地享受着凉风，扶着船舷，弯腰冲着下面的人嚷，“快上来呀，上面好舒服！”

“走。”两人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，双双登上舷梯。

初七左手举着七八个形状各异的面人，右手拿着一串糖葫芦，眯着眼睛舔着山楂上淋着的糖汁，笑得一脸幸福：“师兄，真甜！”





“怎么样，”石南歪着脑袋，笑咪咪地道，“师兄没有骗你吧？”

初七用力点头：“师兄是好人！”

石南笑得合不拢嘴，伸手摸摸她的头发：“乖乖在这边吃，不要乱跑哦！”

“嗯。”初七点头如捣蒜。

“听师兄的话，怎么样？”石南伏低身子，压低声音问。

“有糖吃！”

“聪明！”石南赞了一声，朝杜蘅努了努嘴，又看一眼紫苏，接着问，“师兄想跟二小姐说话，你该怎么做？”

初七舔着糖葫芦，走到紫苏身边，把面人往前一递：“拿着！”

紫苏受宠若惊：“给我？啊……你干什么？”

下一秒，初七已伸手捉着她的衣领，老鹰捉小鸡似的把她提溜到了角落：“乖乖在这坐着，不要乱跑。”

“乖。”石南很是满意，冲她竖起大拇指。

杜蘅惊呆了。

石南打了个响指：“回魂啦！”

“石少爷，”紫苏由衷地道，“你实在是我见过的……”

石南得意扬扬，很是臭屁地道：“聪明？机智？善良？勇敢？哈哈！”

紫苏气得发抖：“你是我见过的，最无耻，最卑鄙，最不要脸的人！”

杜蘅补充：“而且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”

石南哈哈一笑，并不着恼：“能够把无耻演绎得这么赏心悦目，也是一种本事！”

杜蘅“噗”的一声，满口的汤喷了出去。

石南反应迅速，唰一下展开折扇：“你是不是跟我的扇子有仇？买一把毁一把！”

“抱歉，抱歉，”杜蘅手忙脚乱地掏出手帕，要帮他擦，想了想，终是不妥，捏紧了手帕，“我赔给你就是。”

“和三亲笔所画，没处买去！”石南眼疾手快，一把抢过手帕，还真不客气地在自个袍子上擦，“不敢劳动大小姐，我自己来……”

杜蘅脸一红，讷讷道：“还我。”

“已经脏了。”石南带着几分得意，眉眼弯弯望着她，狡黠地低笑。

杜蘅没遇过这种无赖，咬着唇，明显不知所措。

“无耻！”紫苏跳起来就往这边冲。脚还没跨出去呢，就被初七拎了回来：“不许动！”

“初七！”紫苏吼。

“来了！”石南忽地站起来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跨到舷窗旁，掀起窗纱朝外看了一眼。

“石少爷，你可别太过分！”紫苏愤怒地低吼。

女子的手帕，岂是随便乱给的？

石南转过脸，江面上游船如织，他背着光，面目模糊，一双眼睛在暗夜里亮得惊人：

“来，到这里来。”

杜蘅看不清他的神情，只觉得他不似平日的吊儿郎当全没正形，声音更是温柔缥缈，像一团柳絮，荡漾着没个抓挠处……

心脏蓦地漏跳两拍。

见她站着不动，石南有些纳闷，冲她招了招手：“来啊。”

杜蘅定了定神，缓缓走过去站到了另一扇窗前。

“啾啾啾”婉转的鸟鸣声起，石南含笑道：“这边窗户宽些，视野更好。我去外面，跟船夫交代一声，别跟丢了。”

说着，若无其事地离开，转过身脸上的笑容便隐了下去。

杜蘅不放心地瞅他一眼，张了张嘴，终是什么也没说。

船舱外垂手站着个身着黑色水靠的男子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咱们的船给人暗中跟上了。”黑衣男子略有些紧张。

石南冷哼，扫了一眼河中心那条十分显眼的华丽双层画舫。

“你跟着我，几年了？”脸上那抹懒洋洋的笑容极冷，“这种小事，还用得着请示？”

黑衣人被训得不敢作声，半晌，讷讷分辩：“那些人，是平昌侯府的府军。”

“哼！”石南冷哼一声，眼神并不如何锐利，唇边甚至还挂着浅浅笑意，说出来的话却带着说不出的森冷和倨傲，“管他是谁，该怎么办，就怎么办！”

“是。”黑衣人快速走到船舷，攀着船板，悄无声息地下了河。

水面上很快泛起大量水泡，最终化成几朵红色浪花，转眼消失不见。

石南扶着栏杆，隔着数十丈的河面，与双层画舫上向这边眺望的温润男子视线相撞，挑衅地勾唇一笑，转身步入船舱。

杜蘅依旧立在小窗旁，双手搁在窗台上，微微寒着脸，注视着对面。

石南干笑两声：“初七，还剩一盘烤鸡腿，要不要带回去吃？”

“要！”初七欢呼一声，“师兄最好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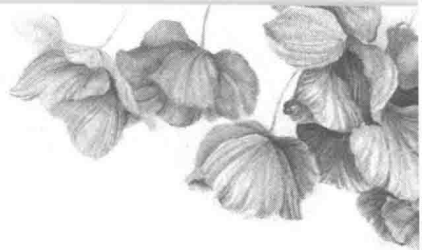
“石少爷，我可以坐下了吗？”紫苏没好气地问。

“请，请，”石南故态复萌，嬉皮笑脸，“我是为你好，刚才的画面，儿童不宜，嘿嘿。”

“你才儿童！”紫苏恨恨地瞪他。

“我倒是想，”石南无限惆怅，“可惜，时光一去不复返啊。”





紫苏憋不住，笑了。

“好多河灯，好漂亮！”初七忽然欢呼一声，冲到甲板上，对着河面手舞足蹈。

“没出息！”紫苏叹息一声，追出来，“高兴成这样，别人看了，还以为你是第一次看河灯呢！”

初七吱溜一下跑进舱，吱溜一下又跑了出来，举着她的老虎灯，想要放下河，又有些舍不得，急得抓耳挠腮，直喊：“师兄！师兄！”

石南一步三摇，慢吞吞地晃出来：“干吗？”

“我要放河灯，放河灯。”初七巴着他的手臂，不停摇晃。

“放啊，谁还拦着你不成？”石南故意逗她。

初七噘着嘴：“不行，老虎是我的！”

“哈哈！”石南伸手刮她鼻子，“小滑头，自个的收着，师兄的就可以随便扔河里，是吧？”

“师兄，坏！”初七见此路不通，立刻转过头去眼巴巴地瞅着紫苏。

“别看我呀，”紫苏举起手，“我的玉兔灯，刚才给你打架，打坏了！”

“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”初七又去摇石南，像只小狗不停地绕着他转。

转得杜蘅都不忍心了：“别逗她啦，怪可怜的。”

“好吧，”石南偏过头来看她一眼，笑咪咪地竖起一根手指，“叫声好听的，才给放。”

杜蘅脸一红，轻啐一声，转过头去。

初七跳起来：“师兄最帅，师兄文韬武略，师兄天下第一！”

紫苏：“……”

杜蘅：“……”

石南哈哈大笑拍拍双掌：“放灯！”

不知从哪钻出来几个黑衣人，默默地把一盏又一盏的河灯拿出来，很快摆满了甲板。

杜蘅惊讶地瞥他一眼，见他含笑望着初七，眸中是浓得化不开的宠溺……

“放河灯咯。”初七兴高采烈，欢呼雀跃。

河灯一盏接着一盏，不停地顺流而下，渐渐地在船尾连成一条线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串串火红晶亮的珍珠……

杜谦照例每天卯时三刻起床，身边周姨娘却睡得浑然忘我。

柳姨娘被逐出府，中馈重新回到周姨娘手中，加上顾氏的七七也过了，杜谦身边不能没人侍候，乘着七夕之便，好好地温存了一番。

不料，她竟恃宠而骄，赖起床来。

杜谦颇有不悦，轻咳一声，抬手欲推，却发现满手的头发。